

基層建設叢刊

基礎學校教

徐天武著

師生活記述

國民週刊出版社

丙種叢刊第二種

基礎學教生師生活記述
基層建設叢刊第六輯之九

翻印必究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著者

徐天武

容縣思傳鄉
中心學校教員

主編者

亢真化

發行者

靳景雲

出版者

民團週刊社

印刷者

廣西印刷廠

總經售

建設書店

總店：南甯民生路

第二二四號

分店：桂林桂西路

第七十二號

社址：廣西南甯民生路二二四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九月十五日初版三千冊

出版總字第二〇八號

基礎學校教師生活記述

基層建設叢刊第六輯之九

目

次

前奏曲——起居注——一夕談——點石成金的指頭——
關於演說——日記的材料——大自然是我們的老師
——辛苦是日本鬼子累我們的——先生也變學生了
——暑假期間——讀書會的組織——生活的感想

一 前奏曲

二月，已是幸福的春之開始了，而在人間，我却跌陷在失業的深淵裡。

結束了將及二年污濁的腥臭的屠場生活之後，跟踪而來的問題是：此後的生活怎麼辦呢？這問題像春蠶般的啃咬着我的心葉，隱隱作痛。而時序賜給人

世間的詩意美景。也都像與我無緣。不禁使我有些憂鬱起來。

再找不到職業，我就得投軍去了。正在抗戰中的祖國是多麼的需要我們呀！

關懷於我的朋友，提議地說道：

『你去教下書也是好的啊！現在小學才正開學上課，正合時候呢！』

我想，自己雖曾冒昧地教過兩年小學的書，——讀了愛的教育曾淌了不少的慚愧之淚，然而自己可真具有爲師的資格麼？可曾具有誨人的學識麼？況且處在這抗戰建國時期，小學教師所荷負的任務更其加重了，怎好再不自量力的幹呢！

令我永感不忘的是縣府第三科黃科長，他誠意的徵詢我：

『高興去尙義鄉中心校麼？』

尙義是他的故鄉，他也曾任了那中心校的前身的校長，很希望那學校辦理得更好的。

我却婉言辭却了，原因是那裡距縣城過遠——百里，交通有點梗塞，我的生活不大方便。

繼而他又介紹我往一間距縣城還近的楊梅鄉中心校去，經我相當的攷慮，我不好再違拂他的好意了。二月下旬的一天，我就赴校到職。從此，我又重彈歇息多年的舊調，厚着臉孔執行教育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的重任了。

二 起居注

『先生，早安！』我到校的第二天早晨，碰見我的學生都這麼問候着。他們的態度是莊敬有禮的；表情是天真的。有這樣的小朋友跟我作伴，我感到無

限的喜悅。——誰說鄉村的孩子是粗野的，不懂禮貌的呢？

春朝的陽光溫煦地從窗外透進來，房子裏頓轉和暖。吸着鄉村特有的新鮮空氣，我像得了新底生命，心曠神怡極了。

『一，二，三，四！』

操場上傳來的打數聲，整齊有序，散播在迴遭，衝破了鄉間曉晨的靜寂。

原來學生們在早操呢。

升旗的時間到了。晨會也同時舉行。操場上排列着數行列穿着灰色服裝的挺直的身子，『飄揚，飄揚，……』的歌聲在悠揚地唱着，莊嚴燦爛的旗子隨着歌聲慢慢的升起，在旗杆頂上隨風飛舞。

『敬禮！』

『禮畢！』

口令從值日生的口中脫出，幾百條手波浪般的起落。校長照例地把我第一次介紹給學生。我也離了方位，打開久不說話的嗓子，說了幾句。下面一大堆年輕的黑突突的眼睛，集中朝我射來，像在渴望我給他（她）們一點新鮮的精神糧食。我不安了，我可以給他們一點什麼呢！

早餐。幾碟蔬菜，和數十樣米混合煮成的粗飯擺着在桌上，教師跟學生都同在一個飯廳裡，值日員一聲『開動！』大家抓起自己面前的碗筷，就狼吞虎嚼起來，只聽見筷子碰擊碗的聲音，嘈雜作響。這裏的菜飯，雖比縣城裏的來得粗劣，可是我吃的却意外地多些，自己也莫名其妙。也許是新環境給我的愉快所致吧！

一個同事告訴我，這裡，學生的起床和睡覺都要點呼的，進教師住室須喊『報告』，待到教師命『進來』後，始得進去。一切都彷彿軍事管理的。這是

我省的一種值得敬愛的精神表現吧！

課室裡，與學生們一見如故的認識了。我說：「這一堂暫不講書本，和你們隨便談談，好不？」『好的！』他們把頭輕輕的點了幾點。我於是把抗戰時期小學生所應負的責任，和應學習的知識，應讀閱什麼書本，詳細地說了一陣。在我講話的初時，角落裡有一兩個學生互相低斟淺語，但後來却默然無聲的諦聽了。我的話終止了。一個學生起立說道：『我們往時想買書看，也不知該買什麼的好，現在，徐先生你開列一張書名給我們啦！』『好的！留待下了課到我房裡再寫。』我說。

三 一夕談

我到校不到一週，學生們就跟我很接近了，在沒有功課的時候，他們不時

的到我房裡叙談，或者詢問着些不瞭解的問題，課本裡的，日常行動的，有的還把別個同事教的功課也都拿來向我詢問。一間狹小的房子，常常擠着很多求知慾瘋狂的小朋友。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力量能夠吸引着他們。

是一個禮拜六的晚上。晚陽甫沒，灰黑的帳幕漸漸把光明揸掉去了，房子裡已端來了淡黃如豆的燈。只有幾個學生還住在校裡，一座日間很喧鬧的學校，靜寂得幾乎入了睡眠狀態。我正在燈下打開小學教師手冊看閱，不到幾頁，門口處響起了囊囊的腳步聲，跟着就是莊重的話聲：『報告！』幾個黑越越的人影，就從門口鑽進來。我定睛一看，原來是鈞民生奇幾個。屏棄了在教室裡師生間嚴格的分野，大家坐擁在一起，談談笑笑，像兄弟般的親愛。異生忽然開口笑道：『徐先生，你這樣年青，怎麼就戴起眼鏡來呢？』我覺得他們也犯了不小普通人的毛病；不分青紅皂白，戴了眼鏡就是出什麼風頭！我於是給他們

鮮釋道：『我是近視的呢！』『近視就要戴眼鏡的麼？』異生還像不懂這個道理的模樣。『你們還記得衛生裏說的麼？近視了有什麼方法補救？』我不立刻把理由說穿，故意反問。『啊，啊！我記起了！像是說配眼鏡戴就可以恢復原有的光明的。』『我就是追求我的光明呀！』我得意地大笑了起來。

我停了一刻兒，又繼續說：『對一件事，單看一面它的外表，得不到正確的見解的。不獨戴眼鏡的是這樣，就是別的一切事物也都是這樣。』『那麼要怎樣才對呢？』鈞民問。『要多多的去看察它的真相，把它的各方面都加以精細的思攷，那才不致錯誤。』我還把我自己做例子，應該察看我的眼鏡是怎樣的，凸的還是平的，再看我的眼球跟一般不近視的有沒有異樣；然後用科學的學識來判別——近視鏡是凸的，平光鏡是平面的，近視的眼球比不近視的凸些的。這樣才能得到正確的。

漢災就問我的眼睛是怎樣近視起來的，我把以前自己在弱小的燈光下看蠅頭細字的小說的情形說了，他像獲得了新的發現似的道：『以後我們要把不合理的看書習慣改過來！不幸弄成近視，沒有鏡戴，就不方便了。』

四 點石成金的指頭

經我相當時間的觀察，我發覺學生們讀書的方法大半是不合理的，他們對於任何課本，老是用讀熟的方法，教了一課書，就讀個滾瓜爛熟；國語是這樣，歷史地理等科亦這樣，有的甚至把算術也琅琅的讀起來，這種死讀熟的刻板方法，不知消耗了多少學生們的光陰與精神。他們這樣的讀法我該糾正來的。學生們是愛聽故事的，他們常到我的房裡要求我講故事。我想，在說讀書法的時候，先利用故事去引動他們，那麼效果會更好些吧！

在一天的國語課上，我講完了前天未教完的功課之後，還有許多時間，一個學生站起來又要求我講故事。這，牽起了盤結在我心頭的一個問題——糾正學生們讀書的方法。我於是就利用這機會講了個故事，大意是這樣的：傳說從前有個仙人呂純陽，一天他在外遊玩，碰見一個很有根器的人，他就立意要收這人爲徒弟。於是先試一試他的心術究竟是怎樣的，他把地上的許多石頭用手指一指，變成金子給他，但他不愛；他點得更多的金子給他，他仍不愛。呂老祖高興了，問他究竟要什麼？那人答道：『要你的指頭！』……學生們睜着眼睛看着我，靜靜的諦聽。我轉問學生們：『你們試猜想，那人爲什麼不要金子，只要呂老祖的指頭？』『因爲那指頭能點石成金！』一個學生回答。『因爲那指頭是方法所出的東西，他要的是方法！』說話的是鈞民。『說得都對！』我更鄭重地問，『方法有什麼用呢？』『方法是做事的根本，有方法才能成』

功！』平常不大說話的生奇居然也說了這些合理的話。『那麼，我們讀書要不要方法的？』我轉入本題的問。『不用說都是要的。』一個小個子的學生回答。

『方法是怎樣的？』我更迫近一句。學生們給我這一問得有點啞了，找不到答話來，在下面只是輕輕地互相議論着，或者塞責似的說『讀熟了就行啦！』

我原想趁這時就把方法說個出來，繼而想，該先指出他們過去的讀法的不經濟：『能夠統統都讀熟，原是好的，但是那裏有許多時間給你們呢？統統讀熟的方法是不經濟的！』一個學生起立說道：『徐先生，那麼就請你教一點讀書方法啦！』『好的！我就對你們談一談。』我就這麼單刀直入的說，『有了方法，我們讀書才有用。我們讀書要像蠶虫吃了桑葉能吐出絲來一樣才好！』他們昂起頭來盯着我的臉孔，像要看出一點我的秘密似的。我繼續的說：『第一，我們先要將書籍分別清楚，那一些是必須仔細讀的，那一些大略讀一下就

可以的。舉個例說，像國語，就要去仔細的讀的，那我們就讀熟的好；……』在我還沒有把話說個完結時，一個學生就站起來搶着問我：『歷史地理各科呢？』有的別的學生却似有點討厭他的忽突，輕輕的責備他不該岔開我的話路。但是我是可以原諒他的。我跟着的說：『可以用略讀的方法，把它的内容大意認識了記憶了就行。』我把口略停一會兒，繼續道：『另一方面，又可分為朗讀和默讀兩種；比方詩歌那些有聲韻的文字，就必須高聲吟誦起來，不然，文字裏的美處就難以欣賞了！』『徐先生，你說說精讀是怎樣的吧！』一個小個子的學生企立來問道。他是方才怪那個問我的同學的。『是！我們先要明白，精讀的意義是：對於所讀的書，一絲一毫不輕輕放過的意思；對於詞句和內容，都必須透澈明瞭，而且要深深的記住。首先，我們把全篇文字一口氣讀完，把内容大意記住了，再來斟字酌句的仔仔細細地讀一遍；之後，就把文內主要的語句找出

來，把扼要處一一記下來。」

『這幾個步驟，你們讀書可曾做了沒有？』我轉問他們。『沒有。從沒有教師叫我們這樣讀過，我們那裏懂得呢！』一個學生回答。『不行的，你們該改變過來！』大家又歇住了一些的嘴。我又繼說：『現在再和你們說略讀的方法。就是把一篇文字通體讀了下去，並不要把一個字一句句都完全牢記，有時也可以把無關重要的語句跳去，因為略讀的目的只在知道大意，細節是不必注意的。』沉默了許久的鈞民，在這時站起來說話了：『徐先生，你讀了許多的書，把你的讀法說給我們知道，好嗎！』這一問，使我有點驚奇和自慚起來，自己雖然讀了幾本文學和社會科學的書籍，也不外依着別人在書本上告訴給我們的經驗，自己值得告訴人家的秘訣一點也沒有的。但也不好意思使強於求知慾的學生們失望，我於是告訴他們：說自己每讀了一篇文字之後，不立刻讀下第

二篇，先是閉目凝思一下子，自問一下，它的內容是怎樣的？它給了我一點什麼？再有，就是常把讀過的書跟別人談論講述一番，這樣更可使自己記住得多，而且還可以得別人把自己的錯誤糾正過來。

五 關於演說

全校的學生近來風起雲湧的在練習演說了。每週都設了一節口才練習，在晚會時，各級也輪值三兩個學生出來演說，這現象是很可喜的。在這全民抗戰時期，很需要許多人到農村裡做喚醒的工作，負起這宣傳責任的，學生們應該是其中的一環。

學生們是很富於學習的熱情的，但是却缺乏了技術上的修養，往往一踏上了演講台之後，就羞怯怯地面紅耳赤，說不得幾句就口吃起來，未曾上台前所

準備好的幾句話，已忘記大半了，有的說得有頭沒尾，有的東句西句，說得很紊亂，於是只得匆匆的走下了台去。因此他們漸漸地有些厭倦灰懶起來。校長看到這個不好現象，就決定了由各個教員多給以關於技術方面的指導，爲之挽救。

在一個晚會上，我把演說的普通技術說了一個大概後，我再鄭重地講一個使事前準備的話易於記憶不忘的方法，那就是把準備說的話在事前寫成了演說大綱或演說詞，這麼樣，上了台就不致有說話有頭沒尾的毛病了。這完全以我過去的經驗和書本裡的理論做根據的。因爲把心裡欲說的話有條理的在紙上寫過，腦海裡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演說時一憶起即易記着了。通常有許多名流學者演說，大都是先作了演說詞的。

六 日記的材料